

Научная статья
УДК 94(5-015)
DOI 10.18101/978-5-9793-1802-8-2022-74-82

ON THE TURKIFICATION IN CENTRAL ASIA

© Wang Tianbao
Doctoral Student of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Qinghua University
China, Beijing
13845336367@163.com

Abstract. "Central Asia" is not only a concept of physical geography, but also a concept of cultural region and geopolitics, and has a narrow and broad sense. At present, the common term "Central Asia" refers to Central Asia in a narrow sens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ields, namely,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istorically, the region has been affected by Turkization for a long time. In the 6th century, Turks first established and ruled in Central Asia, which was the warm-up stage of Turkization in Central Asia. In the 7th century, Arabs moved eastward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Central Asian people and Turks, which was the initial stage of Turkization in Central Asia. In the 11th century, the Turkic dynasty represented by the Karahan Khanate replaced the rule of the Iranian language group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Turkization of Central Asia stepped into an accelerated stage. In the 15th century, the Mongols were also Turkized in the process of ruling Central Asia, and Central Asia Turkization entered the formation stage.

Keywords: Central Asia;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urks; Turkification.

论中亚的突厥化¹进程

© 王天宝
博士研究生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 北京市 海淀区 清华大学 100084
13845336367@163.com

摘要：“中亚”既是自然地理概念，也是文化区域概念和地缘政治概念，并有狭义、广义之分。目前，常见的“中亚”一词多指狭义中亚，是与政治、经济领域密切关联的概念，即“中亚五国”，历史上该区域长期受到突厥化的影响。6世纪，突厥人首次在中亚地区建立政权并进行统治，是中亚突厥化的预热阶段。7世纪，阿拉伯人东进，促进中亚人与突厥人之间的融合，是中亚突厥化的起步阶段。11世纪，以喀喇汗汗国为代表的突厥王朝取代伊朗语族在中亚的统治，中亚突厥化步入加速阶段。15世纪，蒙古人在统治中亚的过程中亦被突厥化，中亚突厥化步入形成阶段。

关键词：中亚；中亚五国；突厥人；突厥化。

¹ 本文主要以文化视阈阐释“突厥化”进程。

一、中亚范围与突厥化范围

“中亚”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域空间，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文化空间，也是一个拥有不同地理风貌并吸引各国学者纷纷界定的地理空间。其历史悠久，经历过自身的繁荣强盛，也被其它政权统治过；其文化独特，保持母体文化特色的同时，也接受过东、西方文明的冲击和影响。历史上，在此空间内伊斯兰教、东正教、佛教等宗教并存，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共生。此外，该区域内拥有丰富的地质地貌，包含草原、绿洲、沙漠、高原、盆地等多种地质形态。俄罗斯历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伊·费·波波娃（И. Ф. Попова）在其《19至20世纪之交俄国在中央亚洲的考察》一文中，开篇对中央亚洲（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的自然边界进行了概括：“其自然边界的东部边界为大兴安岭山脉的南部山系和泰山山脉，南界为印度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上游，而西界和北界则分别沿着哈萨克斯坦东部的山脉、阿尔泰山与东、西萨彦岭，苏联解体后将中部亚洲（Средняя Азия），即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五个国家纳入其范畴。”^[1]目前，俄语中的“Средняя Азия（中部亚洲）”“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中央亚洲）”在使用时均可简称“中亚”，指“中亚五国”。

对中亚概念和范围的界定，由于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国观念也不尽相同、不同学科领域所用方法各异等因素，至今尚未统一。苏联解体后，“狭义中亚”概念和范围逐渐形成固定模式与使用范式，即中亚五国所涵盖的区域。1992年，哈萨克斯坦国家总统努·阿·纳扎尔巴耶夫（Н. А. Назарбаев）在中亚国家峰会上提议采用“中亚（即中央亚洲）”的称呼方式，将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五个后苏联国家囊括其中，以此来替代苏联时期的“中部亚洲和哈萨克斯坦（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Казахстан）”概念。^[2]最终，该倡议得到五个国家的普遍认可，而中部亚洲和中央亚洲概念也逐渐趋于统一，在今天的语境下皆指代中亚五国区域。历史上，二者间存在明显的区别。中部亚洲所指范围在苏联时期不包含哈萨克斯坦的北部，所指区域相对较小。中央亚洲所指范围有二：单指五国区域；除五国外还包含五国周边的部分地区，即中国的西部和蒙古国。由于该区域南北差异较大，北部草原、南部绿洲的自然差异造就了北部游牧、南部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帝俄和苏联政府为方便管理与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人为地划分南北经济区，便有了“中部亚洲和哈萨克斯坦”术语。

中国从古至今与中亚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古时这一区域被中国历代称作“西域”。作为一个较为模糊的地理区域概念，西域多指中国玉门关、阳关以西的诸多地区及国家。17世纪，法国学者巴泰勒米·德埃贝洛³（Barthélemy d'Herbelot）最早将“中亚”地理名称研究引入西方科学轨道，率先在欧洲学术文献中采用“河间地”指称中亚两河流域。^[4]但该地理名词所指范围的界线也不具备精准性，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19世纪，西方国家为争夺殖民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不断将势力范围延伸至亚洲，又因中亚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意义突出，此地便成为各国研究、探索的热点区域。经过各国商人、学者、冒险家、旅行家、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完善了对中亚的研究和认知，针对其概念和范围的科学界定进行了初步尝试。

德国著名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所著《中亚》一书于1843年在巴黎出版。书中，亚历山大·冯·洪堡首次对中亚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即“西起里

¹ Попова И. Ф.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еко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8. С. 11.

² Камынин В. Д., Лазарева Е. В., Лапенко М. В., Лямзин 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17. С. 6.

³ 1625年出生于法国巴黎，曾在巴黎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法国东方学家，1695年去世于法国巴黎。

⁴ 李琪：《“中亚”所指及其历史演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65页。

海，东达兴安岭，南自喜马拉雅山，北至阿尔泰山。”[1]这一范围大致处在北纬 39.5°至北纬 49.5°间亚洲板块的中间部分。英国学者加文·汉布里(Gavin Hambly)认为：“沙漠和草原终止的地区，也就是中亚边界终止的地区。”[2]他还描述了中亚的边界，指出：“在北方，中亚草原与西伯利亚的泰加森林南缘相接。中亚的南界，则由一条将近四千英里，几乎是连绵不断的山脉标志出来……在东部，大体可以沿着中国长城划出一条界限，然后从热河，沿着满洲森林地带向北延伸。但在西部，乌克兰草原一直延伸到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构成了中亚草原地区地理和历史的延伸。”[5, c. 3-4]此外，加文·汉布里从地理学概念的角度出发，提出“中亚最重要和最显著的地理特征，是它完全隔绝来自海洋的影响。”[5, c. 3]进一步明确“确定中亚东部和西部的界限，是比较困难的”[5, c. 4]美国学者丹尼斯·赛诺(Denis Sinor)则从文化区域概念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认为“‘中亚’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即不属于欧洲、中东、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那一部分……确定中亚文化区的界限比确定定居文化区的界限更要以相邻的文化为参考……中亚的疆界是不稳定的……”[3]上述三人所指出的中亚范围较为宽泛，属广义中亚，他们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均指明中亚界定的特点，即疆界的不稳定性、难以确定性和模糊性。可见，在不同领域或不同学科中，中亚既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又是一个文化区域概念。而且，地理学与文化学两个视域之下的中亚很难达到完全融合的境地。除各国学者的个人观点外，在不同国家所出版的百科全书中也对中亚的范围进行了概括：

《中国大百科全书》介绍，“中亚”即亚洲中部，它指中国的新疆、西藏、内蒙古，蒙古及苏联的中亚地区；也专指苏联亚洲部分的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南部）。[4]

《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诠释，“中亚”包括了阿富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尼泊尔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包括西藏）的部分地区。[5]

《苏联百科词典》对“中亚”的界定存在两种形式：一、苏联亚洲地区的一部分，西起里海，东到中苏边界，北起“咸海—额尔齐斯”分水线，南达苏联同伊朗和阿富汗的边界；二、苏联中亚经济区的简称，位于苏联亚洲部分的南部，包括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四个加盟共和国。[6]

《广辞苑辞典》指出：“中央亚洲”是亚洲的中央部分，其范围处于中国之塔里木盆地至里海之间的内陆干燥区域，而狭义的中亚则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五国的区域。[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编写《中亚文明史》时，在拟定的编写大纲中划定了广义中亚的大致范围，包括：蒙古高原、河西走廊、青海、新疆、阿姆河流域、锡尔河流域、哈萨克草原南部、伊朗东北部、阿富汗北部以及巴基斯坦西北部[8]。

综上所述，中亚的概念和范围有狭、广之分，而狭义中亚间尚存差异，广义中亚内亦有不同。狭义中亚更适用于政治学、经济学、地缘学等领域；广义中亚则适用于地理

1. 王治来：《中亚史》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页。

2. 加文·汉布里：《中亚史纲要》，吴玉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页。

3. Sinor D. “What is Inner Asia?” in. W. Heissig ed. *Altaica Collect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6. P. 245–266.

4. 《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粹本）》，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第1893页。

5. 《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下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2002页。

6. 《苏联百科词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601页。

7. 新村出编：《广辞苑辞典》，东京：岩波书店，1993年，第1662页。

8. 马大正、冯锡时：《中亚五国史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学科。狭义中亚的范围总体上呈现出扩大趋势，从最初的“河间地”中亚到“将哈萨克草原排除在外”的中亚，再到今天的“中亚五国”。广义中亚的范围虽尚未达成完全统一的使用标准，但几乎所有的界定方式均将其东部界线划定至大兴安岭山脉，包括了蒙古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南部及中国的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关键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界定的广义中亚被各国、各界普遍接受。广义中亚的范围与突厥汗国全盛时期的版图基本吻合。在突厥汗国尚未分裂时，其所掌控的区域基本囊括东达鄂霍次克海，西至里海之间的广大区域，正如史书所云：“……西破嚙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1]辽海即今辽河下游的滨海区域，西海则是里海，北海为贝加尔湖。

东、西突厥分立后，²东突厥先于西突厥败亡，于 630 年被唐帝国击败，归降于唐。659 年，西突厥亦归并于唐，唐在其境内设羁縻府州。自 679 年至 745 年，东突厥汗国复兴并统治了西突厥一部分疆域。^[3]西突厥的势力范围西抵里海（另有咸海一说），东至阿尔泰山，即东、西突厥的界限，西域诸国多归附于西突厥。史书记载如下：“西突厥……其国即乌孙之故地，东至突厥国，西至雷蜚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铁勒、龟兹及西域诸胡国，皆归附之。”^[4]该范围与狭义中亚范围的重合度较高，因此，中亚五国地区在历史上是受突厥化影响的主要区域之一。纵观全球范围内突厥语族的分布情况，中亚五国地区（下文简称“中亚”）是使用突厥语族诸语言人民集中生活的重要区域。突厥人的西迁，在语言、习俗、血统等方面对中亚产生异化作用，即“突厥化”，这对中亚历史的走向、文化的延续和政治的发展均产生深远影响，所留痕迹至今可见。

二、突厥人与突厥化

成书于贞观十年（636）的《周书》，首次记载了突厥人的历史，“突厥”一词始见于汉文典籍之中。《周书》有“纪”“传”，纪中多有“突厥遣使献方物”的记载，也不乏有关“突厥入寇”的内容。《周书·宇文测传》载：“（大统）八年，加金紫光禄大夫，转行绥州事。每岁河冰合后，突厥即来寇掠，先是常预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测至，皆令安堵如旧……”^[12, c. 454（卷 27《宇文测传》）]《周书·突厥传》有云：“突厥者……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12, c. 907]金山即阿尔泰山，而“突厥”原本是一个部落名称，该部落东征西讨征服周边部族，不断壮大并创建突厥帝国，“突厥”含义也被延伸，既指族群，也指国家。作为族群含义的“突厥人”又有狭义、广义之分，即“狭义突厥人”和“广义突厥人”。狭义突厥人专指生活在阿尔泰山的本部，而广义突厥人则包含了同操突厥语的铁勒诸部。此外，“突厥人”还另有所指，即突厥帝国灭亡后古代阿拉伯人、波斯人对游牧于中亚草原上操突厥语或近似突厥语人的统称。他们不断与外族人混居，影响外族的同时也受外族影响，产生同化或异化结果，因此学界通常也将被突厥化后的一类人称作“突厥人”。

突厥人作为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在中亚地区展开了时间长、影响深的“突厥化”。突厥与之前东来的匈奴、大月氏、嚙哒相比，区别在于：一、突厥人有自己的文字，这是在其之前任何东来游牧民族所无法比拟的，文字的使用和传播使突厥化成为可能，文

1. 《周书》卷 50《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 年，第 909 页。

2 有关东、西突厥分裂时间节点问题，学者们所持观点不一。马长寿认为东、西突厥分裂是从 583 年开始的，参见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6 页；法国学者沙畹认为是在 582 年，参见[法]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93-194 页；岑仲勉则认为分立的时间是在 611-612 年之间，参见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 年，第 108 页。

3.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16 页。

4. 《旧唐书》卷 194《突厥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179 页。

字的载体作用更加速了突厥化的进程；二、此前，除匈奴外并无其他东来游牧民族能将蒙古草原、中亚草原和西域诸国统一为一个庞大的帝国，这为语言、文化、血统的融合提供了空间条件；三、突厥汗国灭亡后，中亚地区产生了诸多使用突厥语的民族所建立的帝国；四、在突厥汗国之后，中亚地区又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民族异动，譬如：阿拉伯帝国的东侵、喀喇汗汗国的建立、蒙古人的西征等，这间接助力着中亚的突厥化进程。

学者王治来认为：“突厥化是指突厥人与当地原有的操东伊朗语的居民通婚、混血，并使突厥语成为当地普遍使用的语言，而要达到这种程度，就一要突厥人改变原来的游牧生活方式，转入定居；二要突厥人和当地人一样都信奉伊斯兰教。”^[1]学者蓝琪认为：“中亚地区原属欧罗巴人种的土著居民与操突厥语的居民接触、杂居、通婚，从说东伊朗语的各种方言改说突厥语族诸语言；在人种上不再是纯欧罗巴种的东伊朗人。因此，学术界将这些变化统称为‘突厥化’。”^[2]与上述两种观点相比，学者赵常庆的提法较为简练：“突厥化的正确含义是，历史上一些人们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失去自己原先的语言，成为操突厥语的‘突厥人’。”^[3]结合以上三种观点可知，突厥化是一种复杂且漫长的渐变过程，不仅是突厥人改变东伊朗语族居民的语言或对东伊朗语族居民同化和融合那么简单。其中包含了语言、宗教、习俗、人种等多种因素。总之，突厥人对生活在中亚地区的居民进行突厥化的同时，也处于一个被异化的过程。他们放弃原有的游牧生活，转为定居，并逐渐接受农耕文明，这是生活理念和文明类型的转变。开始定居的突厥人拥有与中亚本土居民进行杂居生活和通婚的可能性。但宗教信仰的差异成为阻碍通婚的关键问题，尤其是伊斯兰教信徒。阿拉伯帝国东侵后，统治了部分中亚地区，改变着当地的信仰情况。伊斯兰教禁止教民与多神信仰的人通婚，这在《古兰经》中有明确的要求：“你们不要与多神崇拜的女子结婚，直到她们信仰了……也不要嫁给多神崇拜的男子，直到他们信仰了……”^[4]而突厥人是典型的多神信仰，根据相关研究可知：“在古突厥人的原始信仰中，事火和拜天渊源久远，占居崇高地位并带有全民性质。从可汗的牙庭到牧民的帐幕，都信奉共同的守护神：火神和天神。”^[5]因此，突厥人只有在改信并加入伊斯兰教的情况下方能顺利通婚，在此过程中突厥人亦被伊斯兰化。突厥人与中亚当地居民杂居、通婚的过程中改变中亚地区欧罗巴血统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种族。最终所留下的明显印记便是突厥语的广泛传播和使用，这也是突厥化最为显著的标志。

三、突厥化前的中亚

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流域之间的区域是中亚的中心地带。很长一段时期，锡尔河是中亚定居生活和游牧生活的分水岭，“河北”长期作为游牧民族生活的区域，而“河南”很早就已成为定居民族生活的场所。据研究表明：“在铁器时代，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定居文明和以半游牧或游牧经济为主的游牧文明分别在中亚南、北地区形成。”^[6]锡尔河以南地区水源相对充足，多绿洲，适合农作物的耕种，雅利安人很早便迁徙至此，开始定居生活。阿姆河流域接收外来文明影响的时间较早，譬如：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等均对其进行过统治。接受外来影响后，该区域产生了希腊化政权——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中国史书称之为“大夏”。锡尔河以北地区是广阔的草原地带，十分适合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常成为诸多自东而来的马背上民族的中转地带。正是这些东来的游牧民族，大大促进了中亚历史上的政局更迭和文化交融，其中有多次西迁所造

1. 王治来：《论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第19页。

2. 蓝琪：《论中亚的突厥化》，《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第3页。

3. 赵常庆：《中亚五国概论》，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4. 法图麦·李静远：《古兰经译注》，香港：世界华人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

5.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30-131页。

6. 蓝琪、苏立公、黄红：《中亚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71页。

成的影响最大：第一次是匈奴人的西走；第二次是突厥人的西进；第三次是蒙古人的西征。

由于匈奴人的西走，将原本居住在河西走廊的大月氏赶到塞人生活的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伊犁河流域，塞人被大月氏驱赶至巴克特里亚地区、旁遮普地区和卡提阿瓦地区（印度西端一小半岛），后乌孙借机复仇，击破并逼走大月氏，故乌孙居其地，大月氏再度西迁并灭亡巴克特里亚王国，创立了国祚四百余年的贵霜帝国，贵霜帝国没落时期被嚙哒所灭。6世纪中叶，突厥联合萨珊波斯灭嚙哒，两国以阿姆河为界瓜分嚙哒。不久后，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西突厥汗国于583—659年统治着中亚地区，西突厥汗国是突厥人在中亚地区所建立的第一个统治政权。中国的唐朝征服西突厥后，将西突厥所统治的中亚地区纳入其疆域版图内。此时，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质上，唐朝统治了部分中亚地区。但唐朝对其治理主要借助于当地的统治者，而并非直接参与政事。唐中、后期国力衰微、实力下降，此时的东突厥再次短暂复兴，而西来的阿拉伯帝国、逐渐强大的吐蕃都曾与唐朝争夺中亚，部分中亚地区先后落入东突厥、吐蕃、阿拉伯人之手。751年，唐朝与大食¹两国军队交战于怛罗斯，唐将高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不久便获得怛罗斯战役的胜利，已在中亚的西半部立足。

阿拉伯倭马亚王朝时期主要以掠夺财富和抢夺战利品为主要目的，因此在其统治下的中亚地区揭竿而起的起义和反抗屡见不鲜，在内部政局不稳外部起义不断的情况下倭马亚王朝被阿拔斯王朝取代。阿拔斯王朝时期一改前朝的暴力统治方式，暂时稳定了中亚人民的反抗情绪，统治得以维持，但仍有起义发生。伊斯兰教在此时期得到广泛传播，中亚的突厥化进程也进入起步阶段。822年，塔希尔开始拒绝承认阿拔斯王朝的统治，并建立塔希尔王朝，中亚河中地区处于该王朝的统治之下。塔希尔王朝的建立，标志着阿拉伯人在河中统治的结束。[11, c. 29]. 此后，相继出现的政权还有萨法尔王朝和萨曼王朝，均是伊朗语族所建立的政权。999年，萨曼王朝被喀喇汗国所灭，伊朗语族所建立的王朝在中亚的影响逐渐消退，中亚突厥化步入加速阶段。

四、中亚的突厥化

6世纪中叶，突厥人的势力范围已包含中亚地区，他们创建的西突厥帝国统治中亚近百年。在此期间，已有突厥人迁徙至中亚地区，尤其在锡尔河以北的草原地带。在锡尔河以南，“西突厥对中亚诸城镇和绿洲地区的宗主权是通过征税赋税来实现的。”^[2]此时，他们并未改变自身原有的游牧生活方式，仍是一个草原游牧国家，尚未有定居从事农耕生活的习惯，而与中亚当地操东伊朗语族的雅利安人通婚的情况也仅存在于双方的贵族层面，不具备普遍性，对当地人的影响微弱。因此，不能将此时视为突厥化的始端，但在这一时期中亚本土居民通过接触，不可避免地了解到突厥人的习俗、信仰和民风，这为突厥化进程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可视其为中亚突厥化的预热阶段。

659年，唐朝征服西突厥汗国，中亚大部分区域迈进“唐统时代”。唐中、后期，因国力衰微，已无力掌控中亚局势，中亚西部地区开始受阿拉伯帝国统治。此阶段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迅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突厥化的发展。阿拉伯帝国对中亚进行的东侵和统治，正式开启了中亚突厥化进程。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的“屈底波”不惜武力手段，利用中亚地区的不团结和突厥诸部的内部争斗，彻底征服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两河流域之间的河中地区。但阿拉伯人的统治并不长久，阿拔斯王朝时期对中亚地区的统治出现了动摇，河中地区人民起义不断，当地贵族借机壮大自身势力，先后建立塔希尔王朝、萨法尔王朝和萨曼王朝。这些东伊朗人所建立的王朝，虽然名义上归属阿拉伯帝国统治，但

¹ 在自唐代以来的中国史书中，将阿拉伯帝国称之为“大食”，大食又分为“白衣大食”和“黑衣大食”，即“倭马亚王朝”与“阿拔斯王朝”，而与唐军交战于怛罗斯的为后者。

² 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上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5页。

实际上已脱离其管束。9 世纪上半叶，阿拔斯王朝的第八位哈里发“穆耳台绥木”为达到镇压叛乱的目的，从河中地区购买 4000 名突厥奴隶以组建其本人的禁卫军。[16, c. 2]其他的小王朝也纷纷效仿，购买突厥奴隶组建军队以壮大自身军事实力。以萨曼王朝为例，该王朝使用突厥奴隶组建宫廷卫队，突厥奴隶起初便备受信赖，再加之突厥人与生俱来的军事能力，使他们很快便从奴隶晋升为军事统帅，萨曼王朝后期，这些突厥人已掌控国家的实际权利，其它几个王朝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也是操突厥语族的伽色尼王朝、喀喇汗王朝、塞尔柱王朝、花拉子模王朝能相继建国的主要因素之一。在阿拉伯东侵和统治中亚的时期，突厥奴隶被重视任用，其影响有二：一、突厥奴隶擢升为军事统帅后，身份提高且居于王朝高层，更易于被中亚地区的雅利安贵族所接受，为种族的融合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也推动了突厥化进程的开展；二、大批突厥奴隶被提拔为军事统帅，之后又进一步控制了国家命脉，为后期诸多突厥语族王朝的建立打下了稳固的基础，正是这些突厥语族王朝的建立开启了突厥化的快速发展模式，这一时期是中亚突厥化的起步阶段。

喀喇汗汗国是西迁回鹘所建立的一个强大王朝，它始建于 840 年，亡于 1212 年。突厥血统建立的喀喇汗汗国于 999 年灭亡雅利安血统的萨曼王朝，结束东伊朗语族王朝在中亚的统治。1041 年，喀喇汗汗国分裂为东、西两支，西喀喇汗汗国掌控着河中地区，在其周边分布的伽色尼王朝、塞尔柱王朝、花拉子模王朝等亦由突厥人所创。这一时期，中亚地区的政权几乎均由突厥人建立，中亚突厥化步入快速发展阶段。该阶段有三个主要助力因素：一、突厥语诸族开始自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过度，与中亚本土居民一起生活，二者之间的接触愈发频繁，此时突厥人在政治身份、文化认同上均占据优势地位，加速了中亚本土居民对突厥语言、文化的接受。二、喀喇汗汗国在全国实行伊斯兰化民族政策，打破宗教信仰的阻力，更利于种族的融合。据载，公元 960 年，有 20 万帐讲突厥语的游牧民接受了伊斯兰教。[1]三、突厥化所导致的人口分流巩固了突厥化的成果。在突厥化的进程中，已被突厥化的中亚雅利安人依然留在本地与突厥语族居民共同生活，而未接受突厥化的中亚雅利安人则向南部的山区迁移，形成今天的塔吉克族。这一时期，突厥化的阻力变小，是中亚突厥化的加速阶段。

蒙古帝国西征时期，中亚本土的东伊朗语族原住民已基本完成突厥化，但中亚突厥化的最终完成阶段是在 13-15 世纪，在这 200 余年的时间里，主要是外来的蒙古人被逐渐突厥化。蒙古人的突厥化与上述中亚原住民的突厥化相似，亦是人种、语言、文化上的改变，并与伊斯兰化同步进行。在统治中亚的蒙古人内部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产生分歧，在定居生活与游牧生活之间进行抉择。最终的结果是部分选择定居，部分选择游牧。选择游牧的蒙古人则在北部的草原地带生活，他们与继续过着游牧生活的突厥人相互接触而被突厥化。选择定居的蒙古人则进入中亚河中地带与已被突厥化的中亚人共同生活而被突厥化。此外，在成吉思汗制定的律令及其所颁布的札撒中，可见其宽容的宗教政策。《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有如下描述：“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他的子孙中，好些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有归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辈、祖先的旧法，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2]如此一来，从萨满教、藏传佛教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便更易于被突厥人或突厥化后的中亚人接受。自帖木儿帝国时期，中亚地区已进入由“后突厥化”族群进行统治的阶段。“帖木儿本人，无论在血统、语言、信仰、文化和习惯等方面，都完全是一个突厥人。”[3]帖木儿王朝灭亡后，在其废

¹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53 页。

²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27 页。

³ 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下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49 页。

墟之上由乌兹别克人建立了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他们是从金帐汗国分裂出的游牧民族。此外，在金帐汗国分裂的过程中，其东部地区又形成了哈萨克人的部落联盟。其中布哈拉汗国的“苏不汗·库利”喜欢钻研医学，写了一部医书，这是中亚第一部用突厥文编写的医书。[1]而希瓦汗国的“阿布哈齐汗”有一部关于土库曼人历史的书，也是用突厥文书写的。[25, c. 96]这些记载都足以证明蒙古人亦被突厥化，而且中亚地区的突厥化伴随着蒙古人统治的终结也最终完成。

五、结语

历史上，各国对中亚的概念和范围作出多种界定，逐渐形成狭义、广义的中亚范式，这对中亚的研究既提供着借鉴意义，也制造出一定程度的干扰。狭义中亚的历史、文化和广义中亚的历史、文化二者之间存在差别，类似突厥人活动的区域并不等同于突厥化作用的区域。仅以中亚的视角看待，狭义中亚比广义中亚更具人文气息和历史痕迹。目前，中亚五国的战略地位愈发重要，其历史、文化也足具魅力，因此，世界各研究领域研究者皆心向往之，欲摘其神秘面纱，纷纷对中亚地区进行相关研究。狭义中亚，是广义中亚的一部分，是破碎化文明、断裂性历史和统一性地理特征的区域中较为完整、连续、统一的空间。相对广义中亚而言，其所具备的较完整性、较连续性和较统一性，是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双层影响的结果。该区域是接通欧亚大陆的关键链条，是历史与现实“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能如此独具特色，离不开突厥化的影响，这是人类对文化的能动选择，也是文化本身在优胜劣汰法则下顺势发展的结果。中亚的突厥化先后经历西突厥帝国时期的预热阶段、阿拉伯帝国时期的起步阶段、喀喇汗汗国时期的加速阶段和蒙古帝国时期的完成阶段，共历时近千年，最终形成了突厥语—伊斯兰信仰文化圈，成为人类世界文化链条上的宝贵一环。

参考文献

1. Попова И. Ф.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еков / под ред. И. Ф. Поповой //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в конце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8. С. 11.
2. Камынин В. Д., Лазарева Е. В., Лапенко М. В., Лямзин 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17. С. 6.
3. 李琪: 《“中亚”所指及其历史演变》,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第65页。
4. 王治来: 《中亚史》第1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年, 第1页。
5. 加文·汉布里: 《中亚史纲要》, 吴玉贵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年, 第3页。
6. D. Sinor, “What is Inner Asia?” in. W. Heissig ed. *Altaica Collect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6, pp. 245–266.
7. 《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粹本)》,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年, 第1893页。
8. 《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下册,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年, 第2002页。
9. 《苏联百科词典》,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年, 第1601页。
10. 新村出编: 《广辞苑辞典》, 东京: 岩波书店, 1993年, 第1662页。
11. 马大正、冯锡时: 《中亚五国史纲》,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第2页。
12. 《周书》卷50《突厥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1年, 第909页。
13. 马长寿: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 第16页。
14. 《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下》,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年, 第5179页。
15. 王治来: 《论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 《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 第19页。

¹ 王治来: 《中亚通史·近代卷》,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第80页。

16. 蓝琪：《论中亚的突厥化》，《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第3页。
17. 赵常庆：《中亚五国概论》，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18. 法图麦·李静远：《古兰经译注》，香港：世界华人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
19.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30-131页。
20. 蓝琪、苏立公、黄红：《中亚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71页。
21. 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上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5页。
22.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3页。
23.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7页。
24. 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下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9页。
25. 王治来：《中亚通史·近代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0页。